

萬有文庫

第2集7百種

王雲五主編

諸子平議

(四)

俞樾著

務印書館發行

諸子平議

(四)

俞樾著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王雲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諸子平議卷十九

莊子三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庚桑楚。

樾謹按得字疑衍文。莊子原文。蓋作正秋而萬寶成。周易說卦傳。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正義曰。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卽本莊子之義。是其證也。得字蓋涉下句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因而誤衍。春氣發而百草生。正秋而萬寶成。文義已足。不必加此一字。與上句相儻偶也。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樾謹按方言。獸無偶曰介。一本作分。非。

抱汝生。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抱。保也。相親保也。是抱與保義通。抱汝生卽保汝生。郭注曰。無攬乎其生之外也。猶泥抱字爲說。未達假借之旨。

夫外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

樾謹按郭於此無注。而注下文曰。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則訓繁爲繁手。殆不可通矣。

繁疑繁字之誤。繁俗作繳。漢書司馬相如傳名家奇察繖縕。如淳曰。繳縕猶纏縕也。此以繁而捉繆而捉。並言繁謂繁縕。繆謂綢繆。廣雅釋詁繁與綢繆並訓纏是其義一也。繁繁形似因而致誤耳。終日嘵而嗌不嗄。

樾謹按釋文嘵本作嘵。徐音憂。當從之。老子終日號而不嗄。傅奕本作歎。即嘵之異文也。楊子太元經。夷次三日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嘵。二宋陸王本皆如是。蓋以嘵與柔爲韵。可知楊子所見老莊皆作嘵也。

終日握而手不捥。

樾謹按說文無捥字。角部。 角。 角曲也。 疑卽此捥字。 以角言則從角。 以手言則從手。 變角爲捥字之所。 以孳乳浸多也。 終日握而手不捥。 謂手不拳曲也。 崔云。 捥寄也。 殊非其義。

夫至人者。 相與交食乎地。 而交樂乎天。

樾謹按郭注曰。 自其無心。 皆與物共。 釋文引崔云。 交俱也。 李云。 共也。 是皆未解交字之義。 徐無鬼篇曰。 吾與之邀樂於天。 吾與之邀食於地。 與此文異義同。 交卽邀也。 古字止作徼。 文二年左傳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 此云邀食乎地。 邀樂乎天。 語意正相似。 作邀者後出字。 作交者假借字。 詩桑扈篇。 彼交匪傲。 漢書五行志作匪傲匪傲。 卽其例矣。

不可內於靈臺。

樾謹按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上文云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其文已足。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則又起下意。下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皆承此言之。讀者不詳文義誤謂不可內於靈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故刪萬惡二字耳。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文正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

券外者志乎期費。

樾謹按郭注曰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爲物也。則旣言志又言期於義複矣。釋文曰期卒也。費耗也。卒有所費耗也。然志乎卒耗於義亦不可通。今按荀子書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亦或作期議。兵篇曰已綦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宥坐篇曰綦三年而百姓往矣。是期與綦通。期費者極費也。費謂財用也。呂氏春秋安死篇非愛其費也。高注曰費財也。期費之義與綦色綦聲相近。彼謂窮極其聲色此謂窮極其財用也。故下文曰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樾謹按且卽苟且之且。詩東門之枌篇穀且于差。韓詩且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爲苟且。單言爲且也。上文與物窮者郭注曰窮謂終始是窮爲窮極之義。苟且與窮極義正相反也。釋文曰且始也。非是。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樾謹按一守者一道也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知北游篇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卽道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明證說本王氏念孫道者德之欽也

樾謹按說文广部厥陳輿服于庭也小爾雅廣詰厥陳也此欽字卽厥之假字蓋所以生者爲德而陳列之卽爲道故曰德之厥也漢書哀帝紀注引李斐曰陳道也是其義矣

介者摵畫外非譽也

樾謹按郭注曰畫所以飾容貌也別者之貌旣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摵而棄之然云外非譽似不當以容貌言崔云摵畫不拘法度也當從之漢書司馬相如傳瘳以陸離師古注曰瘳自放縱也卽此摵字之義桓六年穀梁傳以其畫我公羊傳作化我何休注曰行過無禮謂之化卽此畫字之義蓋人旣別足不自顧惜非譽皆所不計故不拘法度也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徐無鬼

樾謹按廣雅釋獸狸貓也貓之捕鼠飽而止矣故曰是狸德也秋水篇曰騤驥驥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此本書以狸爲貓之證御覽引尸子曰使牛捕鼠不如貓狌之捷莊子言狸狌尸子言貓

牲一也。釋文曰：狸德謂貪如狐狸也，未得其義。

察士無凌諱之事則不樂。

樾謹按禮記鄉飲酒篇：愁以時察。鄭注曰：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老子俗人察察河上公注曰：察察急且疾也。然則察有嚴急之意，故以凌諱爲樂。李云：察識也。則與上文知士複矣。

枯槁之士宿名。

樾謹按宿讀爲縮。國語楚語：縮於財用則匱。戰國秦策：縮劍將自誅。韋昭高誘注並曰：縮，取也。枯槁之士縮名，猶言取名也。釋文曰：宿，積久也。于義未安。又引王云：其所寢宿，唯名而已。更爲迂曲。由不知宿爲縮之假字耳。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樾謹按比通作庇。周官遂師疏云：周禮之內云比者，先鄭皆爲庇是也。國語魯語子將庇季氏之政焉。又曰：夜庇其家事。韋注並曰：庇，治也。農夫惟治草萊之事故，無草萊之事則不庇。商賈惟治市井之事，故無市井之事則不庇也。郭注曰：能同則事同，所以比是以本字讀之，非是。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樾謹按有遺類矣。當連下夫字爲句，有遺類矣。夫與襄二十四年左傳有令德也。夫有令名也。夫句法

相似類謂種類也。詩裳裳者華序棄賢者之類。正義曰類謂種類是也。求亡子而不出城則其亡子不可得必無遺類矣。故曰有遺類矣夫反言以明之也。郭注失其讀所說未得。

夫楚人寄而蹠閭者。

樾謹按夫字當屬上有遺類矣爲句蹠當讀謫方言謫怒也廣雅釋詁謫責也楚人寄而蹠閭者謂寄居人家而怒責其閭者也與下文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均此楚人之事皆喻其自以爲是也。郭注曰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於義殊不可通。

王射之敏給搏捷矢。

樾謹按郭於敏給下出注曰敏疾也給續括也是以敏給屬王言殆非也敏給二字同義後漢書酈炎傳言論給捷李賢注曰給敏也是其證也故國語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荀子性惡篇曰齊給便敏而無類並以敏給對言然則郭以給爲續括非古義矣敏給當以狃言謂狃性敏給能搏捷矢也捷讀爲接爾雅釋詁接捷也是捷與接聲近義通莊十二年左氏經文宋萬弑其君捷僖十三年鄭伯捷卒文十六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公羊捷並作接人閒世篇必將乘人而鬪其捷釋文曰捷本作接此捷接通用見於本書者搏捷矢卽搏接矢謂以手搏而接其矢也郭注曰捷速也夫矢自無不速又何必言捷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

樾謹按兩踐字並當作淺或字之誤或古通用也足之於地止取容足而已故曰足之於地也淺然容足之外雖皆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曰雖淺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外物篇曰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卽此義也下文曰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少與淺文義相近若作踐則不可通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則陽

樾謹按縉字司馬云盛也郭云合也於義俱通入之者十九釋文曰謂見十識九也此未得其義入者謂入於丘陵草木所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於外而可望見者止十之一耳而猶覺暢然喜悅故繼之曰況見見聞聞者也郭曰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則於況見見聞聞句不復可通遂增益之曰況體其體用其性也於莊子本義不合矣

以十仞之臺縣衆聞者也

樾謹按此承見見聞聞而言以十仞之臺而縣於衆人耳目之間此人所共見共聞者非猶夫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也其爲暢然可知矣郭注曰衆之所習雖危猶聞此誤讀聞爲閑於義殊不可通蓋由不解上文故於此亦失其旨

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

樾謹按下十字疑七字之誤城者既十仞則雖未十仞而去十仞不遠矣故壞之爲可惜若既十仞則直謂之已成可耳不當言既十仞也下文曰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明是以七仞喻七年其爲字誤無疑。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樾謹按爲性萑葦兼葭六字爲句郭於萑葦下出注云萑葦害禾稷欲惡傷正性此失其讀也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尋與始相對爲義尋之言寢尋也漢書郊祀志寢尋於泰山矣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始萌以扶吾形言其始若足以扶助吾形也尋擢吾性言寢尋旣久則拔擢吾性也郭解扶吾形曰形扶疎則神氣傷亦爲失之。

至齊見辜人焉。

樾謹按釋文曰辜罪也李云謂應死人也此失其義辜謂辜磔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是其義也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是古之辜磔人者必張其尸於市故柏矩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也。

子乎子乎

樾謹按子乎子乎乃歎辭也。詩綱繆篇子兮子兮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管子小稱篇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並以嗟茲爲歎辭。說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云子乎子乎正與子兮子兮同義子當讀爲噬。釋文不爲子字作音蓋失其義久矣。

匿爲物而愚不識。

樾謹按下文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曰罪曰罰曰誅皆謂加之以刑也。此曰愚則與下文不一律矣。釋文曰愚一本作遇遇疑過字之誤廣雅釋詁曰過責也因其不識而責之是謂過不識。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與此文義相似而正作過不識高誘注訓過爲責可據以訂此文之誤過誤爲遇又臆改爲愚耳。

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

樾謹按水乃小字之誤卑高小大相對爲文。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

樾謹按蓋當讀爲害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曰蓋舍人本作害是蓋害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下句云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

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

樾謹按尙書微子篇殷其勿或亂正四方多士篇時予乃或言枚傳竝曰或有也禮記祭義篇庶或饗之孟子公孫丑篇夫旣或治之鄭趙注並曰或有也此云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或與莫爲對文莫無也或有也周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

木與木相摩則然外物

樾謹按淮南子原道篇亦云兩木相摩而然然兩木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云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當作木與火下文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又云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是此章多言火益知此文之當爲木與火矣蓋木金二物皆畏火故舉以爲言見火之爲害大也

相結以隱

樾謹按李云隱病患也然病患非所以相結郭注曰隱括進之謂也然隱括所以正曲木亦非所以相結也隱當訓爲私呂氏春秋圓道篇分定則下不相隱高注曰隱私也文選赭白馬賦恩隱周渥李善引國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恩私舊說皆非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樾謹按降當作瘡卽癰之籀文素問宣明五氣篇膀胱不利爲瘡又五常政大論篇其病瘡闊日夜無

瘁謂不癰闕也。

### 官事果乎衆宜。

樾謹按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侃義疏曰果成也衆有所宜而後官事以成故曰官事果乎衆宜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鶴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寓言

樾謹按雀字衍文也釋文云元嘉本作如鶴蚊無虻字則陸氏所據本尙未衍雀字故元嘉本作鶴蚊陸氏但言其無虻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鶴與蚊虻一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謂取大小相縣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此不然也夫至人之視物一快而已豈屑屑於三釜三千鍾之多寡而必分別其爲鶴爲蚊乎今按釋文云鶴本作觀疑是古本如此其文蓋曰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淮南子俶真篇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觀誤作鶴則鶴蚊虻三字不倫乃有刪一虻字使蚊與鶴兩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鶴雀與蚊虻兩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讓王

樾謹按釋文云搜淮南子作翳然翳之前無三世弑君之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爲翳之子無顓據竹書紀年翳爲其子所弑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弑而立無顓是無顓以前三君皆不善終則王子

搜是無顯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據索隱訂正。

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

樾謹按上者字衍文恐聽謬而遣使者罪恐其以誤聽得罪也聽卽使者聽之非聽者一人使者一人也呂氏春秋貴生篇正作恐聽繆而遣使者罪

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樾謹按隨侯下當有珠字若無珠字文義不足呂氏春秋貴生篇作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當據補

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樾謹按綦字衍文此昭王自與司馬子綦言當稱子不當稱子綦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樾謹按釋文曰不能自勝則從絕句此讀是也又曰一讀至神字絕句則失之呂氏春秋審爲篇亦載此事作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文子下德篇淮南子道應篇并疊從之二字作從之從之則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又按從呂氏春秋作縱則當讀子用反而釋文無音亦失之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

樾謹按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故曰此之謂重傷呂氏春秋審爲篇高誘注曰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音直用反非是

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樾謹按天乃大字之誤國語魯語大寒降韋昭注曰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若作天寒既至失其義矣呂氏春秋慎人篇亦載此事正作大寒

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樾謹按德當作得呂氏春秋慎人篇作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

樾謹按喜當作禧爾雅釋詁禧福也不祈禧者不祈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與此字異義同

樂與政爲正樂與治爲治

樾謹按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疑此文亦當同傳寫誤倒子之罪大極重盜跖

極謹按極當作殛爾雅釋言殛誅也言罪大而誅重也極殛古字通書洪範篇鯀則殛死多士篇大罰殛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明神殛之昭七年傳昔堯殛鯀于羽山釋文並曰殛本作極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

極謹按五紀司馬云歲月日星辰厯數然與疏戚貴賤長幼之義不相應殆非也今按五紀卽五倫也六位卽六紀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此皆所以爲疏戚貴賤長幼之別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曰六位古人之語異耳家語八官篇羣僕之倫也王肅注曰倫紀也然則倫紀得通稱矣

孔子不見母

極謹按孔子無不見母事疑仲子之誤卽謂避兄離母之陳仲子也下句匡子不見父釋文云案此事見孟子不知兩事並見孟子也

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說劍

極謹按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劙鋒不缺所當無撓者是謂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極言其劙之利也行以劙言非以人言下文所謂行以秋冬是也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未得其義